



晚安·巴士底

NIGHT. BASTILLE

回聲樂團

回聲樂團

NIGHT. BASTILLE

How long is that road?
I really love to go.



「搖滾樂 對你而言是什麼？」

十七歲第一次接觸搖滾樂之後，這個問題就註定永遠跟著我。最基本的回答是「愛與和平」，它和嬉皮與手染衣、迷幻音樂與大麻菸，一樣是60年代搖滾青年們的基本消費，也是牢不可破的標準答案，但總是顯得有些八股。其他像是「性愛」、「菸酒」、「藥物」等等，稱不上是答案，而且也太過片面。說「生命」太沈重，說「生活」太不具體，說「改變世界」太天真，說「做自己」太俗氣。總之這是一個很難有漂亮回答的問題，特別是當你希望回答的很「搖滾」。

我第一次認真思考這個問題是在跟《翻滾吧！男孩》導演林育賢的某次訪談之後，當時正值專輯《巴士底之日》發行前夕，喵導開始為我們進行紀錄片的拍攝工作。我面對鏡頭吱吱唔唔說不出個所以然，覺得相當沒面子，而前一段正說明了我那時候的心路歷程。這件事後來就一直在我心裡盤旋不去，直到巴士底之日的巡迴開始之後。

這場巡迴長達一年，雖然最後未能達成起初定下百場目標，但完成度達到70%，在完全獨立經營的狀況下，也堪稱是一項創舉。巡迴遍及北中南各地，幾乎走遍全台各縣市，演出地點從live house、音樂祭，到校園、公共空間，甚至連牢房、戲院，只要能表演的地方通通都不放過。除此之外，我們把「獨立」二字從音樂化為

行動，不論錄音製作、宣傳企劃、活動規劃執行，通通一手包辦。搭巴士跑遍全各地，與當地的媒體、活動單位和音樂人建立合作關係。當然，還加上許多才華洋溢的好朋友熱情協助。一切為的便是要做到「走出巴士底（監獄），迎向巴士底之日（革命日）」這句訴求。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場為期一年的心靈革命，我們必須跨出這小小的富麗洞穴，真正走入人群，才有可能革自己的命。現在，我可以大聲地說：「我們做到了」，因為這是到目前為止，我自認為活得最「搖滾」的一段時光。

於是我發現，重點不是在於是否努力地幹了多少事，而是一個觀念的轉換而已：禁閉自己或是走入人群；畫地自限或是解放心靈。我們從小被教育「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我的未來不是夢」的前提是「我認真地過每一分鐘」，以致於總是在埋頭苦幹的同時，忘了要抬起頭來看看外面的天空。迎向世界，才能解放自我。我們可以選擇，是要做個小集團裡顧影自憐的搖滾失敗者，或是自許能成為真正感動人心的搖滾客。當這個觀念確立之後，我們再來想怎麼「做自己」，再來想怎麼「改變世界」，再來追求世界大同、愛與和平，或至少，能夠擁有自由的心靈。

「搖滾樂對你而言是什麼？」現在，我要說我的答案了：那就是「解放與自由」。





巴士底之日

轟隆隆的低沈震動持續著，一種穩定而早已被忽略的音頻。我不經意地聆聽著，沒有任何表情地，保持著和周遭人群一般的遲滯眼神。時間和車窗上映射的光影一同靜靜地流動，無法細數的半透明影像層層交疊著，街燈、鐵桿、行道樹、塑膠座椅、車廂、城市，還有我，在這面玻璃上鋪疊交錯。而我的側臉在其中顯得奄奄一息……我和我的眼神短暫交會，便迅速移開了視線。

這個城市微弱地呼吸著。車廂內旅客們凝滯的目光中，鬆軟的意志開使晃動，像是寒冬中瑟縮的睪丸。白色的卡片、匆促的警告聲、一成不變的問候語、消費性的電子產品、和越來越鼓脹的背包……嗶嗶嗶！嗶嗶嗶！夠了，街頭還是一樣的冰冷。昏黃的水銀燈照樣在每天晚上七點迎接我，筆直地列隊站好，忠實地在歸途相伴。方格與方格之外的世界會在何處終止呢？圓形、三角形、矩形和平行四邊形，體心立方還是面心立方？不完整不完整通通不完整！不記得不記得通通不記得！我躲在洞穴裡期待誰的拯救？又期待著怎樣的革命之日？要多久到底要多久？再等會兒再等會兒請你再等會兒，等到天狗咬著月亮摔得粉身碎骨，等到蚯蚓在地磚上被曬成乾，等到蟾蜍們脹爆自己的肚子，等到猴子的尾巴退化至身體裡，等到巨龍的鱗甲被風乾成雲彩。

於是每天每天每天我在相同的視線裡持續著相同的枯燥，灰色感應器、白色感應器；圓形感應器、卡片形感應器；長鎖匙、短鎖匙；扁鎖匙、圓鎖匙；義式咖啡、美式咖啡；上樓電梯、下樓電梯；愁眉苦臉的男人、愁眉苦臉的女人；被存檔的文件、沒有被存檔的文件；睡眠的我自己、沒有睡眠的我自己。夜晚，窗外黑色的山頭閃著點點星火，我在這富麗的洞穴中來回踱步，原子小金剛在天花板上圈一圈地盤旋，斑鳩琴躺在沙發上昏厥，不知名的鳥在屋頂慘叫。鏡子裡有我各式扭曲的鬼臉，那是被反射的光影，最即時的偽裝，和永遠無法被看的真實。

自此之後，我的世界變成了無盡延伸的白色，乾乾扁扁，缺乏水分的。

我緩慢地僵直著

飛奔而來的錯誤暗示輕輕沿著我順暢的線條滾落至沒有緯度標記的村落地帶
細柔地綴弄著清潔纖瘦的我

白淨而沒有絲毫的結束與段落

區區的恬靜撲滅不了我在恍惚之中蕩漾的神奇與豐富

沒有哀戚與憂慮

光滑平靜地流淌在我一貫焦急的字眼裡

飛撲向那燃燒的螢火裡

我慢慢地向著那些光怪離奇地想像以及冗長的虛實判斷裡

沒有空虛的擺盪還有搔弄的鼻息與激烈生氣

盲目地向我的腦細胞靠緊

延續著我革命的意志和情感向青春的腳步去出發前進吧

破滅的情感也許會是這一切雜亂開端裡

激進昂揚的豐沛裡

錯綜複雜的點滴裡

處理著我不能去掌控的空寂對話

老去的沒有終點與起始之間

忽視我的呼喊直到決裂

我似乎聽見那衰老的酒後鼾聲，猙獰粗鄙而不再保有青春的魅力。那曾經在大時代中吹響革命號角的一代，依舊抵擋不住時間的不斷消耗。於是那些阻擋坦克車的鏡頭將只會成為祠堂裡被紀念的牌位。我在帶著殘影尾巴的視覺裡做了短暫的弔念，忽然不再提起青春這檔事。

下午三點的辦公室裡依然是一片慘白，Rush的歌聲卻是高亢激昂。

而我們正邁向革命之日 And we're marching to Bastille Day
那斷頭台將宣告她血腥的價值 The guillotine will claim her bloody prize
唱吧，嘈雜的詩班 Sing, oh choirs of cacophony
國王已經屈膝 The king has kneeled
讓他的王國興起 To let his kingdom rise
獻給那邁入革命之日的人們 For they marched up to Bastille Day
斷頭台已宣告她血腥的價值 The guillotine claimed her bloody prize
聽那綿延數世紀的迴聲 Hear the echoes of the centuries
權力不是金錢所能交換 Power isn't all that money buys

那響徹雲霄的迴聲，不停地重擊著我麻木的肢體。寂寞空蕩的房間、冰冷蒼白的記憶，慢慢地凝聚成了一粒散發微弱光線的核心。在這富麗的洞穴裡，在這無聲的城市裡，在這被水銀燈染得枯黃的夜裡；被灰塵黏附的鍵盤上有著我曾說過情話的痕跡，電話雙絞線裡埋葬了那年夏天的記憶；吉他的弦上還有我掌心的溫度，但嘴裡唱的歌卻不再是當時的心情。這是我的巴士底，一切快樂與痛楚被囚禁的領域；所有的情緒在這裡都像空氣一般靜止而透明。而那些曾經荒謬不堪的行徑、曾經造作賣弄的隻字片語，此刻都如霧氣般渙散而輕盈。或許我仍必須持續地面對這看不見終點的空洞場景，直到那天的降臨為止——我的巴士底之日。



鐘聲行進

三年前，我正處於極度疲乏的狀態。由於長期兼任上班族和搖滾樂手兩個身分，我必須不斷做出妥協，這也使自己陷入了一種因封閉而產生的焦慮。一個星期後，我辭去了工作。我知道成功的必要之一，就是專注。

這首歌的working title是The Clock is Running，時間的流動無時不刻在進行著，那個當下，我希望能用這首歌紀念那些徬徨的日子，以及我所熱愛的音樂。我要向所有人宣告：音樂曾經為我帶來拯救，因此我將一遍又一遍，繼續地唱下去：

I get chilled, I get fine, I won't be the same

我得到了平靜和慰藉，我將脫胎換骨

I get chilled, I get fine, I won't stop to sing

我得到了平靜和慰藉，我將不再停下腳步，屈身而唱

I get chilled, I get fine, let me sing to everyone

我得到了平靜和慰藉，讓我來到眾人的面前，大聲歌唱

被溺愛的渴望

《少年的最後旅行》發行後，Shipy曾說，他再也不寫情歌了！當然，最後他沒有辦到，而我也不能倖免。那段日子我時常鬱悶心煩，聽舊唱片就成了撫慰心靈的良方。某天起床，我忽然想聽The Verve，於是在網路上買了幾張現場演唱Bootleg，因而引發我對這個解散多年偶像的懷念。

〈被溺愛的渴望〉暱稱就叫「The Verve」，她是那段時期的產物之一，訴說著我心中的抑鬱和對自由的憧憬。現在的我，對於當時深陷情感泥沼的痛苦，和不能自己的情傷，早已是一笑置之。但歌曲總是能抓住那瞬間的情緒，進而轉化成

美麗的事物。

〈被溺愛的渴望〉所要說的，正是對美麗的慾望和信仰，背後的失落與虛無。

迷失在情愛中的人們，總會對那無法獲得的愛戀產生無窮的遐想與渴望。但在沒有止境的追尋、探求、臆測、幻想之後，往往落入的是更深的空虛以及期望落空時的反饋。「於是我，思索你說的話，猜測你的意向，如此的虛無」所陳述的便是我當時的領會。但儘管如此，深陷其中的自己卻永遠必須在束縛與掙脫之間交戰著。「一切已變了樣，為何我依然沉緬在你的汪洋…」等句反覆訴說著兩者間的衝突與矛盾。情愛，始終是個令人力不從心的難解習題。

事實上，春佑一開始並不喜歡這首歌，在我和其他團員都沒有太大意見之下，原本決定將它當作單曲B-side收錄。一直到了混音的時候，暋哲大力反對，表示〈被溺愛的渴望〉是有單曲規格的歌，不應該浪費掉，才一夕之間讓它「由黑轉紅」，成為主力單曲。

佛陀

這首歌是Shipy在看了電影《大隻佬》之後寫下的，原本希望表達的便是「輪迴」，依循著這個主軸，我對於心中所謂「輪迴」、「業」、西方人眼中的「東方神祕主義」作了一次整理與想像。

「輪迴」的概念對我們來說並不陌生，但就像近年來「瑜伽」、「禪」成了時尚運動一樣，這些帶著宗教神祕色彩的思想，漸漸成了被西方世界包裝後再回銷全世界的潮流文化。「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但對於俗媚的我們而言，被吸引的往往只是那些挑戰人體極限的瑜伽體位、色彩繽紛的宗教畫作、自然樂活的口號式訴求云云。而那些真正奧祕的智慧，最終也不過成了我們這些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上班搭捷運時渴望超脫的迷醉想像而已。

爸爸歌

我父親是個沈默寡言的人，加上管教十分嚴厲，印象中我從未有過和他促膝長談的經驗，平日的交談也通常都是在兩三句話之內。父親選擇跟我的溝通方式也十分特別，我曾收過他給我的兩封信，工整的字跡裡總是充滿對我未來的憂心以及健康的叮嚀。在母親總是於耳邊叨叨不決的同時，他在夜裡靜靜寫下那些心中的掛念。但也許是從小因為升學等壓力背負了太多的期待，上了清大之後，父母所說的一切都被我視為追逐夢想的制約。也因此，那些細心叮囑的書信，我總是蠻不在意地收進了抽屜。我毫無意識到自己對於父親的忽略，彷彿早已習慣了，那些不和父親交談的日子。

隨著時間過去，這幾年他靜默而嚴厲的面孔漸漸變得溫和但蒼老。有時候，為了跟我說上幾句話，他會刻意上樓來跟我拿菸抽，短短一根菸的時間裡，努力地擠出一兩個話題。他的年紀大了，這幾年頭髮白地特別快，身形消瘦不少，近來身體也因為長年累積的病痛而出現警訊。前陣子，他把我和哥哥找來，告訴我們詳細病況。最後，他笑著說：「我對你們沒有太大的期望，只希望以後你們可以孝順媽媽，還有就是要上教會，要擁有信仰。」我們安靜地點點頭，沒說話。這是彼此間對於父子之情的靦腆，儘管內心充滿了複雜的情緒，但那些憂心的話語到了嘴邊卻又總是吞了回去。

我希望自己能夠鼓起勇氣，讓他知道，在那裝作不在意的外表下，內心的感謝與愛。於是我寫下這首歌。父親節當天，獻給他

Love to Go

那段時間我身邊的人生活都不太順遂，特別是春佑。雖然她依舊常來工作室一起編歌，但大多時間都是處於心煩意亂的狀態，有時會獨自爬上水塔喝啤酒，或是

到動物園旁的河堤邊漫步，對生活中的一切都充滿了茫然，令人看了相當不忍。於是我寫了這首歌，希望讓她知道，不論夢想的路有多遙遠漫長，我們都願意和她一起走下去。

「Life goes on, let's keep fighting!」這是當初送這首歌給她時所留下的話。如今，我們都已找到了未來的方向，我也相信，將有更多的人願意和我們一同前行。

夢歌

我們在頂樓的工作室有一張清代的羅漢床，包括我自己在內，每個睡過的人都說睡這張床很容易作夢，而且夢的內容不但奇怪，醒來之後還歷歷在目。某天下午，Shipy便在夢中驚醒後，寫了這首歌來記錄他的夢。

「咖啡館內空無一人，和煦的陽光灑落，透過玻璃映射在四周。我坐在落地窗邊的位子上，享受這悠閒午後的片刻寧靜。

忽然間，一個裸女從窗邊走過，當我正要再次確認時，她已經快速地消失在視線內。

我想那應該只是錯覺，於是不在意地繼續沉浸在方才慵懶的氣氛裡。街道上的人群熙來攘往，短暫變奏的插曲並沒有撼動我的世界，而就在想的出神的瞬間，兩個裸女從窗邊並肩走了過去。

內心原本堅固的堡壘開始崩塌了。我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經不再像三分鐘前那樣平靜，甚至不再像過去二十年來那般相信自己的知覺。寧靜閑適的空氣中開始滲透出一絲詭譎的氣味，隨著我內心的翻湧逐漸擴散，而當我努力地希望喚醒自己的意識，成群的裸女從窗邊如潮水般流過，而我突然感到肚子一陣劇痛，於是拚了命地拔腿朝街上狂奔而去。

不知跑了多久，我衝進一間公共廁所，希望給絞痛的肚子找一個出口，但映入眼簾地，竟然滿滿是體態豐腴的裸女，我再也受不了刺激，從夢中驚醒，才發現自己肚子原來真的在痛…

從廁所出來以後，我把剛才的夢寫成這首歌。」

我想這首歌的全名應該寫作「肚痛宅男的春夢之歌」。

新世紀的你和我

這首歌寫於2003年11月。

當時我看了一本叫做《認識爵士樂（*Jazz for Beginners*）》的爵士樂入門書。其中用圖畫書的方式帶你認識爵士樂，深入淺出，我十分喜歡。但書中其中一個章節：What Is Jazz?—Part 2，卻十分嚴肅第探討了被大量屠殺的美國黑奴與爵士樂之間的緊密聯繫：

輸入美國的黑奴總人數不詳。

……

平均算來，每一個活著進口的黑奴背後，大概有五個已在非洲或海上死亡。因此，美國的黑奴買賣業，消滅起碼六千萬非洲人。

我相信，以某種我們不了解的方式，爵士樂替數千萬非洲人吶喊出痛苦的心聲。我們一直未承認這些人的死亡，未曾悼念他們。他們鮮血淋漓的呼喊聲，正超越時空、排山倒海地向我們襲來…

解放黑奴後……曾為奴隸的人們對音樂的需求更甚以往。他們似乎想藉著這

個音樂，來探討自己該怎麼運用這份既可演奏又可聆聽的自由。他們等著讓它來表達他們需要學習的東西。他們已經了解，這個音樂要觸及的，不只是白人或是他們自己的族類，而是生活的本身，還有那些如今終於擁有自己生命的人。

這些文字對我的震撼十分強烈。看完之後，我心想，如果爵士樂是六千萬死亡黑人與更多遭受苦難的黑奴們用鮮血所譜出的生命音符，那麼……「我的音樂是什麼？」

於是，這首歌成為我的結論。

地震歌

「921當天你在做什麼？」我想每個經歷過的人應該都不會忘記。冠文和Shipy在921地震發生的幾天後，寫了這首歌來記錄當時的驚慌情緒，以及災難中所體現的人性光明。

地震歌的現場總是具有煽動力，但我想真正清楚歌詞內容的人應該寥寥可數。這首歌依照段落分別在描寫：風雨前的寧靜、地震時的驚慌、災難後的哀痛、以及恐懼在日後的反覆侵襲……，主要想表達的是人們總是在失去之後才能珍惜現有的美好，於是我們蹉跎著，直到生命中的劇變奪走身邊的一切。

話說歌詞內容雖然沈重，但其實這是我和Shipy打賭下的產物。03年的野台前，巴士底之日和地震歌都還是Changlish版的狀態，直到演出前一天晚上，Shipy和我打賭一個晚上絕對寫不出兩首歌詞。結果…

直到今天，Shipy和我打賭還是從來沒贏過。



Please Stay

很多人都以為這是一首情歌，但我想表達的，其實是這個世代的空洞和脆弱，一種無法將愛擴張至自身之外的無奈。

我想我們都曾經自許要有寬廣的視野與胸懷，我們都曾經希望自己能夠發出真實而原始，並且能夠震攝人心的呼喚。然而，當我們用心的檢視自我，卻又是發現自己是多麼的微弱和渺小。我們不是大時代下的憤怒青年，我們只是這安逸冰冷世代裡茫然的一群。

光腳狂叫

某天阿凱（1976）打給我，說有個宣導青少年認識躁鬱症的公益活動，邀請大專院校學生拍攝躁鬱相關歌曲的MV，於是他推薦了〈光腳狂叫〉給主辦單位。我有點不好意思地跟他說，這首歌和躁鬱症無關，它是首情慾之歌……

時間回到03年的某個上午，我起床上頂樓工作室，發現Shipy獨自一人在錄音，雖然整夜沒睡，卻全神貫注地彈著吉他。當時我真的被那股拼勁兒感動了一下。後來才知道，原來他在前一晚終於得到渴望已久的吻，於是把當時興奮到想要「狂叫」的心情寫成這首歌。至於為什麼要「光腳」呢？其實只是長期被經理Keiichi的諧音荼毒所致……（發音：光腳≡狂叫）

從光腳狂叫開始，Shipy的世界不再是那片「蔚藍之海」，至少從音樂上可以很明顯地分辨。事實證明，那個吻啟動了他生命的某個開關。套一句小邱常說的：「真愛無敵」，這四個字真的在Shipy身上徹底應驗。

洗衣機

話說大家看冠文舞台上英姿勃發的樣子，一定很難想像他在家中是個會操持家務的好男人。〈洗衣機〉便是他洗衣服時靈光一現寫下的曲子。依照冠文的說法，他希望表現的是：「想像自己可以像洗衣服一樣，用洗衣機洗淨心中所有煩惱」。雖然說這首歌的確有那種急速旋轉的動感沒錯，但要把這件事化為歌詞還真是讓我苦惱許久。

事實上一直到了進錄音室，我才不得不硬著頭皮開始寫歌詞，筆桿咬了半天就是沒有想法。我總不能寫「每一台洗衣機都是個英雄 它會沖去你所有煩憂」之類的歌詞，那註定會被大家和劉德華的「馬桶」聯想在一起。當時錄音室外正在播放電影「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心想既然寫不出來不如去看看會不會有什麼靈感，而我正好看到其中一場經典橋段：一個智慧很高的外星族類（老鼠），為了探究「宇宙生命的終極意義」，建造一台名為「Deep Thought」的超級電腦，經過750萬年的演算之後，得到的答案卻是——「42」。

我當下豁然開朗，於是快速地完成歌詞和配唱。反正，洗衣機就是洗衣機，我不可能真心把它當個英雄，更不可能想出什麼「終極意義」。至於那些心裡的煩憂，相信在這首歌的前奏響起時，自然就會被沖到九霄雲外了。

要堅強

不諱言地說，〈要堅強〉是巴士底之日24首歌裡面我自己最喜歡的一首。這首歌充滿了許多的矛盾和衝突，就標題和曲調來說，她是一首開朗、陽光、甚至帶著些許詼諧的歌曲；但歌詞的某些部份卻十分的灰暗和陰沈，像是「其實我斷肢殘臂，像是被拍落的蝴蝶」，還有「讓我斬斷挑弄我的指尖。不要再剖開我的胸

膛，然後說是你想敞開我的心扉」等句。但也因此，我自認她在三分半鐘的時間裡，把「耍堅強」這種複雜的情緒很貼切地呈現。

03年我開始回到台北工作，冠文、Shipy儘管都還在中南部唸書，但每到週末大家都會固定到台北來做歌。當時我們常在想：怎麼樣做出與眾不同的音樂？最後產生了一個事後證明是狗屁的結論：「試著大量吸收各式類型音樂，除了搖滾樂之外」。那段「痛苦」的過程我們稱之為「修練」。我們聽了古巴民謠、貝多芬、西塔琴演奏、西藏誦經…等各式各樣的音樂，我更將之化為「具體行動」，去公司隔壁的樂器行買了一支斑鳩琴回家，企圖用不同的樂器來創作。修練一個月之後，我們都各自破功，我還記得解禁後自己在車上聽著Jeff Buckley解癮時，那種彷彿飛上天的快感。

〈耍堅強〉就是我用斑鳩琴所寫的第一首，也是唯一一首歌。某天晚上，春佑拿著斑鳩琴亂彈，忽然靈光乍現般跑出一段樂句，真是好聽！我馬上把斑鳩接過來，繼續往下發展，當晚就完成了這首歌。春佑自己也很喜歡，一邊聽一邊滿意地說：「這首歌有一種耍堅強的感覺！」於是她就這麼草率地被定名了。

歌詞則在某個週末的下午完成。那天天氣很好，我一個人在木柵街附近的咖啡館裡寫歌詞，隔壁桌有對十幾歲的小情侶，小男生不知道做了什麼事讓女孩很不高興，於是一直在旁邊傻笑賠不是，而女孩很酷地完全不理他。那個男生一臉尷尬僵硬的笑臉真是讓我永生難忘，就有一股莫名的衝動想要把他扭成一團的臉給搓開，但畢竟不行，於是我把他寫進了歌詞裡。

不過，這首歌的原始藍圖是拿Shipy的故事當範本的。我想，如果有「全世界最會耍堅強的男人」這種排名的話，他應該可以列入前三。



無聲的輪廓

幾年前我認識了一個女孩子。

她的眼睛深邃，歌聲清澈，是個迷人的女生。然而，總是給人蒙了一層霧的感覺。儘管那陣子我們常見面，通電話和MSN的次數也算頻繁，但兩人之間就是存在某種看不見的隔閡。於是一段時間後，便斷了聯絡。

半年後，在完全沒有預期的狀況下，我接到她突如其來的晚餐邀約。接下來幾個月，我們一同作音樂、旅行，那無形的隔閡沒有消失，但彼此的心靈似乎拉近了些許。後來，我寫了這首歌給她唱，也有意無意地寫出這段感情無疾而終的原因：「抓緊，那曾規避的溫柔和埋藏的勇氣」接受溫柔，有時比給予需要更大的勇氣。

這是歌曲完成後，我寫在D小調上的文字：

這是一個月前，我寫給一個心愛女孩的歌。

我從沒幫Echo以外的人寫過歌；但這首歌與其說是寫給她，不如說是用來訴說我對她的感情。

寫完的當晚，我錄下了這個版本給她。或許你會覺得吉他很粗糙，副歌也不夠漂亮，而事實上，我後來也改好了更完整的版本；但這就是我當時心中的愛戀和想要表達的溫柔，簡單、殘缺，但無法被重現。

「殘忍總是虛幻，而真實總是殘忍」說完妳笑了。

而此時，眼前河堤邊的夜色，卻開始如妳所說的一樣，不真實了起來……



One Last Chance

05和06這兩年，我是一個認真的blogger，在「D小調」上發佈demo是生活中最大的樂趣，〈Please Stay〉、〈煙硝〉、〈鐘聲行進〉、〈佛陀〉等曲子都在那段時間完成，〈One Last Chance〉也是其中之一。

不同於〈巴士底之日（Changlish Version）〉和〈Quiet or Hit〉，這首歌是真正用英文而非Changlish演唱。它寫的是對於一段已經結束的感情，明知難以挽回卻又抱著期待的糾結情緒。矛盾的戀人總是說：「我知道你依然眷戀，也知道你依然渴望擁有。能否給彼此重新來過的機會？」但其實那「最後的機會」，不過是自己害怕痛苦的藉口。

〈One Last Chance〉一直是我相當滿意的作品，當初將demo放上網路時也意外得到廣大迴響。但或許是英文歌詞的關係，加上擠身於14首歌的CD2，巴士底之日發行後它反而沒有得到太多注目。如果你也曾將它忽略，建議把這首歌單獨抓出來聽聽，也許會有一番新的感受。

煙硝

這是一首關於政治的歌曲，主要是針對前年至今全球和台灣所發生的一連串政治事件，包括伊拉克反恐戰爭和台灣內部每天不停上演的政爭戲碼。

我還記得回聲樂團剛成立的時候，我曾經為我們歌曲的走向寫過一篇介紹文字，其中引用了台灣作家鍾肇政先生寫過的一段話：「意識形態就像泡泡，冒冒冒，冒完之後就沒有了。」他對於文學作品所追求的是一種雋永的感動。這麼久以來，這段話一直被我奉為創作時所遵循的方向。於是我談論感官，抒發情感，觀察現象，卻從未碰觸過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議題。大學時代的我對於政治議題沒有

絲毫的興趣，那些每天在電視上播送的戲碼與切身毫無關聯，而世界各角落所發生的悲劇與災變又與自己好遠好遠。多年後我才漸漸發現這其實是處在一個被資訊轟炸下的麻痺狀態，掌握知識和資訊者反倒噤聲而冷漠，並非應有的態度。

也許世界不會因我們而改變，但是否就應該選擇沉默？

如果掌握權力的政治人物可以拋出義正詞嚴所偽裝的風向球試探人群，且屢屢安全過關的時候，那麼他們便會變本加厲地露出桌底下的槍口。然而相反的，如果我們也能夠將自己的思想和反抗偽裝成一首詩、一篇文章、一幅街頭塗鴉、或一張唱片，我們便可以選擇做一個屠城木馬中的戰士，不再繼續容忍釋放和平煙幕而手握槍柄的猴子。

月光之帆

某次昇哥喝醉酒之後對我說：「不要以為只有你讀過聶魯達，李宗盛也讀過……」老實說，那是我第一次聽過聶魯達這個名字。

〈月光之帆〉是我看了聶魯達《20首情詩與絕望的歌》後寫的，我喜歡那文字間明亮悠遠的感覺。一直以來，不少前輩對於我的歌詞都頗有意見，覺得它們像詩不像詞。但既然約翰藍儂都可以翻報紙寫〈A Day In The Life〉，就讓我保有自己的小小堅持吧。

月光之帆
請載我航向星塵
水晶之船
請帶我遠離這黑暗
酥綿的風
酥綿的風
讓我
讓我

每當我的心中迷惘
就想起你的話語
那麻木我們生活的規律
每一天的氣 每兩天的傷
每三天的孤寂
每四天的清醒
每五天的安慰
每六天的刺激
每七天必須面對的現實

無奈

這首歌寫於2004年的冬天，當時的生活十分乏味。沒什麼事好開心的時候，反而會讓人想寫開心點的曲子，也算是另一種自娛娛人。

同時間春佑跟阿嶽在美國巡迴，她在回聲官網上寫了一則留言，我十分能感受她所說的那些話：

所以說~大家不要被生活中的規律性麻木了喲. 這裡所謂的規律性...就是每一
天會有的氣, 每兩天會受的傷, 每三天會來的寂寞, 每四天會渴求的清醒, 每五
天會被給予的安慰, 每六天會享受的刺激, 每七天會必須的面對現實.. 每個人
都有生活中不一樣週期的循環與循環, 要怎麼選擇跳脫出來破壞, 或者是在其
中尋求安全感. 都是要有堅毅的心和勇氣. 希望在台灣的各位朋友都要堅強.

後來我用她的留言寫成歌詞，只花了大約五分鐘。

幾天後，我和冠文要錄一個簡單的demo，為了要命名專案名稱，他問我：「你這首歌想作成怎樣的感覺？」我說：「嗯……無奈的感覺吧。」於是他打上“Wu_Nai”。從此這首歌的歌名就變成了「無奈」……。

每五天會有的氣
每六天的刺激
和每七天必須面對的輪迴
必須面對的輪迴



Quiet or Hit

這首歌原本是有中文歌詞的，內容是有關大學時的回憶。迴聲社中有幾個和我特別要好的學長，他們玩爵士樂、看前衛電影，喝龍蛇蘭和黑咖啡，除了帶著我們做一些浪蕩瘋狂的行徑，有時也談論左派、宗教與哲學。在我們這群學弟妹眼中，他們儼然就是藝術家的典型。在湖畔的草地上，在煙霧瀰漫的咖啡館裡，我仰望他們的身影，聽著那些對於未來的憧憬。我告訴自己，要跟他們一樣，將生命奉獻給音樂和夢想。

多年後，我和學長們早已斷了音訊，只知道他們大都成了科技新貴。偶爾我還會想起那些年少的話、天真爛漫的夢想，我獨自背負著它們走了好久好久。如今，是勇氣還是固執早已分不清了，但我依舊單純地相信。

* * *

以上的故事雖然深刻，但最後我仍選擇了沒人聽得懂的Changlish版本。這是我創作上時常遭遇的矛盾，音律或是意義的抉擇。但最後讓我下決定的，往往還是情感傳達的能力，這點上Changlish是無懈可擊的。

P.S. 就字義上看「Quiet or Hit」是「再吵就扁你」的意思，而這是Shipy命的名。那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可能性

可能性是一首很「陽光」的歌，充滿了太陽的能量。

05年是我發表demo和創作的高峰期，因為寫歌和錄音的時間通常都是在深夜，早上八九點睡覺成了稀鬆平常的事。當時頂樓的工作室三面都是窗子，又沒有裝窗簾，每到睡前整個屋子已經陽光普照，躺進被窩裡的前半小時成了一天中最痛苦的時間，睏意爆點，卻被直射的陽光照的完全無法入睡。

「可能性」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下完成的。那是一個秋天的黎明，天空泛著比葡萄還晶瑩的紫色光暈。我望著窗外的景色出神，索性寫起歌來。曲子完成時天已大亮，我躺上床去卻怎麼也睡不著，在彌留的精神狀態外加巨大的金光下，我順著意識流動，從方才天空中的奇妙異象，一直寫到現在可以入睡的可能性。十分鐘左右歌詞就完成了。

過沒幾天，工作室加裝了窗簾，歌詞中描寫的景物也成為絕響，但那片紫色的天空和滿屋的金光，將永遠隨著這首歌停留在我的回憶裡。











7/3

我作了一個好長的夢，
但醒來之後已經什麼
都不記得了。一個人旅
行的寂寞昨夜似乎
給我很大的壓迫。我
讓自己的身體就這樣
癱軟的昏睡下去，不停
運轉的腦袋讓我整了
人都感到疲倦不堪。

2:00pm. 我拖著尚未清
醒的身體到英用的洛
室裡，點了一根煙，
看著牆上大面鏡子裡對
睡眼惺忪的臉的
想著這九年庸庸碌碌的日子
想著 Echo，想著將要的自己。

Upgrade your ticket
today only
to a new
Museum Membership!

Apply two tickets
for Individual &
above levels
- or -
Apply one ticket
for Discounted
levels

SEMOMA

San Francisco Museum of Modern Art

Monday, July 3, 2006

MUSEUM HOURS

Monday and Tuesday	10AM-6PM
Wednesday	CLOSED
Thursday	10AM-9PM
Friday-Sunday	10AM-6PM

** Galleries close 15 min. prior **

Adult \$12.50

Trx. #: 513433 VISTORPOS00 7/3/06 4:41 PM

SEMOMA

July 03

Trx. #: 513433

~~我懂得我的歌~~
我慌張地盤詰
責問著我的知覺

責問著我的知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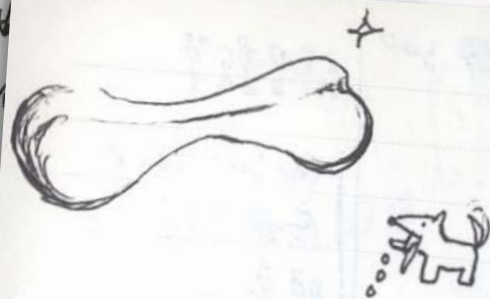
檢閱這平靜之中逐漸漫延的詭異氛圍

—— 張其成《劉濤》

張廣游氣在
 這廣張的
 游氣在
 這廣張的



我沐浴在這慵懶
任陽光灑落在我
世界也彷彿在此
任時間漫無目的



突然
 一陣
 閃爍
 我夢境
 回歸這
 稀罕的人



~~我也不認識他~~
因都被我毫無察覺地忽略。

~~和衣懷旧神寂~~

都被我见到的不见的
 突然
 理智再度被敲退
 真美在扭曲变异的视觉中撕裂
 赤裸的胴体
 拉扯
 撕裂

世界

October 3rd, 2007 | 柏蒼

巴士底之日發行之後，我無時無刻不提醒著自己，要堅守著曾經說過的話。「走出巴士底，迎向巴士底之日」不是一個故作姿態的口號而已，這幾個月來，我們努力地實踐著。除了每個月十餘場的巡迴演出外，更在各地接受訪問，拜訪新朋友，以及勘查和發掘各種可能的表演場地。在南來北往的旅程中，在不同城市穿梭以及各式新朋友的交談間，我漸漸地感受到心中的富裕和滿足。曾經，我和許多人一般，兀自埋怨著不被了解的苦楚，但那終歸只是怯懦者的自憐而已。迎向世界吧，而不要等著世界迎向你。這是在巡迴中學習到最美好的一件事。









Changlish

February 28th, 2006 | 柏蒼

我曾經跟一些做音樂的朋友討論寫歌時作詞作曲的先後順序。基本上可能出現的三種情況都有人使用，有些人是先把歌詞寫好再想旋律，有些相反，其他則不一定。我自己是屬於先寫出旋律再填詞這派，而且不曾有過例外。想旋律的方式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癖好，有的是用樂器來彈旋律，例如吉他或是鋼琴，不同的樂器因為演奏方式上的不同，想出的旋律也會因此有特定的模式。不過大部分的朋友都還是直接用唱的來想，而唱的內容則又是千奇百怪，有最簡單的「啦啦啦、叭叭叭」，也有各式「外星語」，或是類國語、類英語、類日語等不一。

我唱的demo幾乎都是類英語，主要原因是英語是音節式的語言，用在歌曲中很簡單，不需要在意音律聲韻的問題，如此一來我可以把心力專注於感情的表達上，所以唱出來的語句往往是最貼近內心所想像的。我的好友Keiichi(也就是後來的稻田經理)為這個語言取了一個名稱叫“Changlish”(柏蒼→Po-chang + lish)，他是我們demo的死忠支持者，對於Changlish demo的熱愛程度遠勝於國語的正式版本。昨天，他在blog上寫了一篇「頌揚」Changlish的文章，我覺得很有趣，引用來給大家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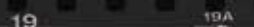
是一群容易進耳的尾音
是一種讓人印象深刻的發音
是一些無規律性的文法
這也是一種語言
有時候無意識中刺傷別人
有時候重複唸自己名字
有時候秀出印地安人的氣勢
這也是一種表達
它時常能變化成它所要的波長和信號
從沒有要領的“序”具體化到有一貫性的“終”
當你融合它的境地時就是悲劇和幸福的開端
不斷的吸收它，不斷的渴望它
你已經是個在它手掌跳舞的偶人

—— from Flavour K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是，這位Keiichi桑，他是一個日本人。他的中文文章永遠都有一個種很奇妙的風味（我們都暱稱為K味），和我的“Changlish”其實是一樣的道理。

語言真是一個奇妙的玩意兒！





歌的瑞士老兄还在這兒，他準備要
留下找工作。我跟他說 "I'm tired of
travelling, I want to go home."

NAME: Pochang Wu NO. IN PARTY: 1
HOTEL: Adelaide Hostel ROOM NO.: 4
DATE: 07 / 17 / 06 PICK-UP TIME: 9:00 AM
PRICE: \$ 9 DEPOSIT: \$ BALANCE: \$
AGENT: DEPOSIT NON-REFUNDABLE
Please allow 10 minutes for traffic delays & be at pick up location 10 minutes prior to pick up time.
Extra bag, golf club, box \$5 extra each. *Thank You!*

Reservation Coupon
415 • 775 • 5121
SAN FRANCISCO AIRPORT
ONLY!
AIRPORT EXPRESS
SAN FRANCISCO

WU/POCHANGMR

JA 837 JUL 17
FROM SAN FRANCISCO
TO TOKYO/NARITA

GATE 95
DEPARTS AT 11:33 A

BOARDS AT 10:48 AM

SEAT 35C EXIT

-CABIN
* PAPER REQUIRED

成田空港 T1南 → 新宿マシントホテル
NRT Terminal 1 SHINJUKU WASHINGTON HC
大人 Adult 3,000円
2006/07/18 15:18 48-39402-01 東京空港交通 Airport Lin

11 番のりば Bus Stop 15:40 発 Departure

領収券 Receipt

- ◆ Use subject to all rules, regulations and charges approved by participating transit operators. Refer to the BART Plus brochure for a complete list of Terms and Conditions. BB-005C 0804-02C
- ◆ This ticket expires on the date indicated and is not refundable in whole or in part.

BART
ba

DUMBARTON
EXPRESS

samTrans

UNION CITY
TRANSIT

Wheels

MUNI

The County
Connection

VTA

SANTA CLARA
Valley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Part of every trip you take*

TRI DELTA TRANSIT

WESTCAT

兩千多個日子

July 26th, 2007 | 柏蒼

2002年1月11日，我帶著一顆從紐約逃學回台的叛逆之心，在地下社會狹小悶熱的舞台上，和塞滿全場的一百名觀眾一起迎接《感官駕馭》的發行。

至今我依然記得，當天全場大合唱感官駕馭的景象。從那一刻起，我確認了自己搖滾樂手的身份，這也成了我一切行事的底線。然而，所要面對的未來卻也顯得更加地混沌不明。往後幾年的日子，我進入了社會，回到台北和一般人一樣找了份坐在辦公室裡整天面對電腦的工作，第一次體會到什麼是城市中的疏離感；我談了幾次短暫的戀愛，和所有茫然的都市人一樣渴望著拿抓在手心上的踏實情感；我懷抱著遠大奇想，但在飄渺的思緒裡那些青春的事物都隨著時間逐漸消逝殆盡。

每隔一段時間我就會將硬碟裡錄的歌曲，一首一首的打開重聽。從一開始的沈醉到幾年之後的「回味」，那些錄音的過程竟然變得像是遙遠的記憶，而重聽的動作則成了對往事的弔念，「不勝唏噓」了起來。這就是我的巴士底——沉溺在過去、沉溺在居室、沉溺在自己的小小世界。我在22歲就寫了「在這小小世界似乎已擁有一切 但這荒謬的結局仍需我不和諧的樂句」，而那樂句依然被需要嗎？

兩千多個日子之後，我們將兌現在巴士底之日的宣告。八月開始，我們會進行一連半年的巡迴演唱，直到明年一月。林育賢導演將為我們紀錄這一切，一群將要邁入三十歲的青年，是否能在搖滾樂聲中掙脫蟄伏、自我救贖的歷程。至於那不可預知的荒謬結局，就讓我們一同來決定。





Echo

the EQ of echo: More than teenage angst

good use of a school grant to purchase equipment. Just about every member of the band had joined the group almost immediately after entering college.

and actually aimed a song "Teenage Angst" (Placbo's "Without You I'm Nothing" (with David Byrne) is pretty severe, but echo still fragments left behind. A flare in the night, a weak darkness. A once-lost focal point dis-

albums. 001" was records. by Crystal 2000 on as can be signed by Web site

increased or "rock" seems to be more retrach, vocatist its psych sound

a bass guitar, in a When ing said and and blowed or and from of the com-

file of ethul Duper, might mod-ough, in a are a for of the con-

For ship th - For

as a hand like echo, it's a lie how deep to deliver, because just all about adolescent sap posturing, but if there is more ercution could hard an same in a stultifying confusion at agony. The sound echo sent a more content individual and one's captivation with in the body.

it's got away from how that feel for a moment and pan it of the Taiwan rock scene are background. Echo consists of members, lead singer and com keyboardist Shipy, guitar play bassist Chiu and drum player formed in 1998 as a student Tung Hua University, making

www.echoband.com

as a hand like echo, it's a lie how deep to deliver, because just all about adolescent sap posturing, but if there is more ercution could hard an same in a stultifying confusion at agony. The sound echo sent a more content individual and one's captivation with in the body.

it's got away from how that feel for a moment and pan it of the Taiwan rock scene are background. Echo consists of members, lead singer and com keyboardist Shipy, guitar play bassist Chiu and drum player formed in 1998 as a student Tung Hua University, making

as a hand like echo, it's a lie how deep to deliver, because just all about adolescent sap posturing, but if there is more ercution could hard an same in a stultifying confusion at agony. The sound echo sent a more content individual and one's captivation with in the body.

it's got away from how that feel for a moment and pan it of the Taiwan rock scene are background. Echo consists of members, lead singer and com keyboardist Shipy, guitar play bassist Chiu and drum player formed in 1998 as a student Tung Hua University, making

as a hand like echo, it's a lie how deep to deliver, because just all about adolescent sap posturing, but if there is more ercution could hard an same in a stultifying confusion at agony. The sound echo sent a more content individual and one's captivation with in the body.

it's got away from how that feel for a moment and pan it of the Taiwan rock scene are background. Echo consists of members, lead singer and com keyboardist Shipy, guitar play bassist Chiu and drum player formed in 1998 as a student Tung Hua University, making

as a hand like echo, it's a lie how deep to deliver, because just all about adolescent sap posturing, but if there is more ercution could hard an same in a stultifying confusion at agony. The sound echo sent a more content individual and one's captivation with in the body.

it's got away from how that feel for a moment and pan it of the Taiwan rock scene are background. Echo consists of members, lead singer and com keyboardist Shipy, guitar play bassist Chiu and drum player formed in 1998 as a student Tung Hua University, making

as a hand like echo, it's a lie how deep to deliver, because just all about adolescent sap posturing, but if there is more ercution could hard an same in a stultifying confusion at agony. The sound echo sent a more content individual and one's captivation with in the body.

it's got away from how that feel for a moment and pan it of the Taiwan rock scene are background. Echo consists of members, lead singer and com keyboardist Shipy, guitar play bassist Chiu and drum player formed in 1998 as a student Tung Hua University, making

as a hand like echo, it's a lie how deep to deliver, because just all about adolescent sap posturing, but if there is more ercution could hard an same in a stultifying confusion at agony. The sound echo sent a more content individual and one's captivation with in the body.

量黃的水銀燈 沿路流淚
這熟悉的夜色 異常靚美
被煽動的含饀 隨之冷卻
我是如此清醒 卻又疲倦

我已無法掌握自己向你走遠
縱然不知你是否欣喜向我道別

~~通留中我無聊了~~

通留中我駛向這 無盡漆黑
庸擾我的憶惻 交不歇
反饋的電流聲 猶如影魅
如今各是如此 索然無味

我已無法掌握自己向你走遠
縱然不知你是否欣喜向我道別
Is it ok? ok?

Do you feel ok? ok?

請你抹殺我的知覺 讓我更完美
請你剝奪我的防衛 讓我更安全

厭倦充斥在我 眼中 青春

BAD BABY MARU
& His Spankin' New Crew



← 音 音 音 音 音

忽然間我又再次捲入這莫名的憂愁
迷樣的眼透露你的冷漠悽而痛苦

~~彷彿數落著我滿身創痛~~
蛻伏的心卻不知該如何掙脫
終竟是個錯

於是 這
每當我在失眠的夜仰望著夜空
昏暗的天沒有一絲星火只剩無盡的沈寂
寂靜的夜凝滯了我一身創痛
不願再追究



片思いの恋

パートナー



Instant Travel™

BOARDING PASS **FLIGHT COU**

Seat	Flight	From	To
6B	344	V SEATTLE TACOMA	OAKLAND

WU/PO CHANG

Save Time with 24-Hour Web



emplive.or

EXPERIENCE MUSIC PROJECT

ADMIT ONE-YOUTH

MEG BOOKMARK TICKET # 132399707
Access Your Meg Bookmarks Exclusively in the
EMP Digital Lab

EXPIRES 06/19/2007

NO REFUNDS

06/19/2006 5:43 PM



每天每天每天每天每天每天每天每天

我端這地盤執著飛舞而來的錯誤暗示
輕輕延著我順暢的線條流瀉至沒有溫度標示的村落也帶
細柔著驕昇著滑 潔纖瘦的我

白淨卻又沒有絲毫地結束每段落
塵土的喧嘩掩滅不了我在恍惚之中邊談的神奇與豐富
沒有哀嘆與憂慮

光線平靜地流淌在我一貫焦急的字眼衣里

飛撲向那燃燒的螢火裡

我慢慢地白著那些光怪離奇地想像以及冗長的虛妄判斷裡

誰有急欲的擺盪也有很奇的意思與 讓文烈生氣

盲目地向我的腦細胞中靠攏

延續著我畢生的意志和情感的著書者的腳步走出體前也吧

破滅地情感也許會是這一切 亂開端裡激進即端的豐沛和

錯綜複雜的點滴 裡 現著我不能去善後的客觀判斷
失去的故鄉總貼前起始 三問
風雨我的 哭喊 絕望





拍攝封面

June 27th, 2007 | 春佑

專輯內頁及封面照拍攝，

地點在攝影師阿藍的工作室攝影棚。

echo們一到就被攝影棚內搭蓋的「巴士底之日房間」所震懾到，一方面是阿藍為此房間搭蓋了兩天兩夜，一方面是巴士底之日歌詞裡的情境就呈現在眼前。真希望這房間永遠不要拆掉。

想像加上實踐的力量真的很大，我想。

從自己的內心出發之後，幸運的是能遇到熱情有才華且同頻道的夥伴們。。



造型魔法師小慈在我頭頂戴上超迷你小帽，但不知為何笑得很開心。



阿藍（右邊）與echo們檢查拍的如何。



阿藍的攝影機——巴士底房間到底會發生哪些事呢，快揭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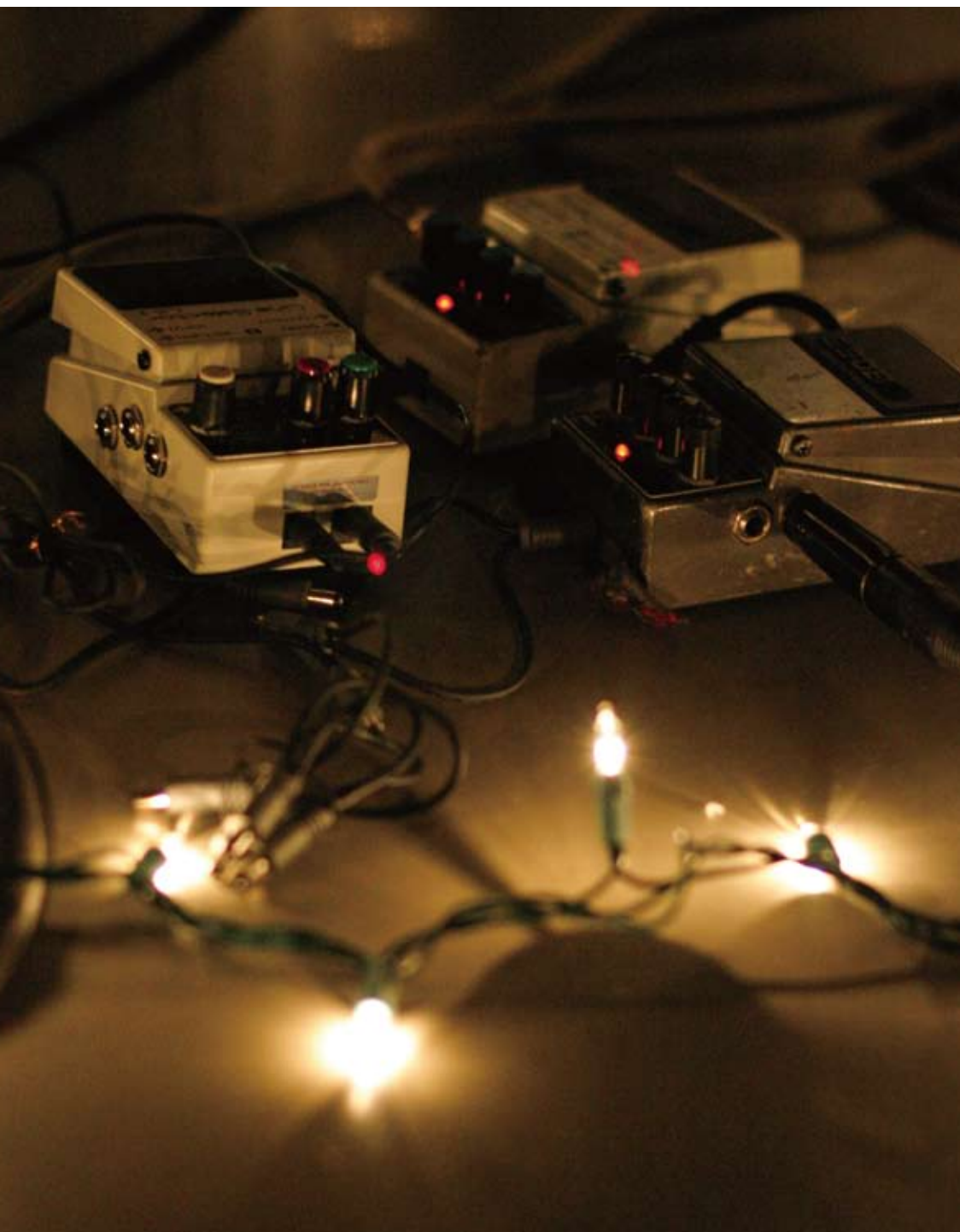














稻田經理眼中的Echo (1)

柏蒼篇

文：稻田敬一 翻譯：usamaru

雖然從初期的樂團成員一直看到現在，老實說我每天都為主唱柏蒼的成長而感到驚訝。過去他擁有一個稱為自己的世界，雖然曾有只是自我滿足就夠了的部分，但現在已經確立為將觀眾也全部包含進去的世界了。比起具有人氣的主唱還不如

說是有領袖魅力的類型來的貼切。我想這是天性。當然在他的個人魅力之外也兼具了實力，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歌手^①類型。擁有那樣廣的音域，更棒的是音質很好！可愛又帶點慵懶的鼻音・美妙的假音・華麗的^②低音域・發麻似的吼叫・像是在傾訴的高音等，我想沒有一位主唱可以這樣根據不同的歌將這些特性分開來使用。至於技術性的部分，令人訝異的是在唱ballade時好像有他人依附在上面似的強烈情感轉移。大概是因為有太多抽屜要被表現了吧？

說到他的歌詞，實在是太難了我無法理解，但因為總是可以聽到demo，所以可以接收到那個feeling（有關歌詞部分的comment請稍後喔）。而且，他所做的melody line令人印象深刻，每一首都很美，正慢慢建立只有他才能做出的獨特曲調。關於作曲的部分，〈我將死去〉、〈紅與藍〉如此黑暗讓聽者深陷思考的曲子、或是〈警察先生〉、〈感官駕馭〉等以直接且簡單感覺表現的曲子，還有將兩項要素混合在一起出現的名曲〈晚宴〉。更甚者他的ballade〈被溺愛的渴望〉、〈新世紀的你和我〉、〈瞬間〉感動人心，也是十足的名曲。要是再過分誇獎下去他會太得意，所以這邊就說是團員的編曲很棒吧（笑）！

那麼，現在他們為了發行新專輯進行錄音當中，我想在這裡提出一個值得聆聽的地方。一個好的主唱，特別是那些可以讓你留下深刻記憶的名主唱，都擁有他人無法模仿的獨特風格。我想說的是，柏蒼至今所培養出的經驗與技術的集大成將會在這次的新專輯中發揮出來。是的！今年六月柏蒼的聲音將真正的傳到各位耳中！！

……這難道是在宣傳？？？

不知道會不會變成洩漏地雷，不過個人希望能將柏蒼五年前寫的歌〈Booman〉（暫定名稱）收錄在這次的專輯中！！

註①：原文是entertainer。

註②：原文是dandy。





稻田經理眼中的Echo (2)

冠文篇

文：稻田敬一 翻譯：usamaru

接續前篇，接下來是第二位團員，呈上我個人對於冠文的看法。

錄音期間至今一直受到冠文很多的幫忙。也就是說，其實他除了吉他之外對於mixing也十分擅長，一般認為如果對聲音不熟悉的人而言這是相當難的一項作

業。誠如各位樂迷所知道的，他所彈奏的吉他音色（吉他的tone）每一個都很細膩，你很難找到與其他樂器相衝突的地方。更甚者，除了吉他tone之外，他連鼓、貝斯、鍵盤也都能夠運用自如，可不是半調子的那種，是各個樂器都擁有相當實力的人。雖然是題外話，不過他過去也曾向小提琴挑戰呢，雖然最後好像是讓步了……（笑）這些經歷結合出和曲子相合的phrase、riff^①，而且我認為他總是能夠做出可以與整體合而為一的tone。說到tone我突然想起了某事，雖然最近很少看到，不過他也有在自己房間裡製作完成效果器的時期，通常在現場演出及錄音的時候使用。默默的關在自己房間作效果器，可以說是他的一種宅的表現吧（笑）。

他喜歡聽的音樂多半是80年代後期～90年代的Hard rock，有受其影響而作出的曲子〈限度〉，不過除此之外有更多像是〈木雕輪盤〉、〈剖〉、〈繞〉這樣不屬於Hard rock曲風的曲子。特別是〈剖〉和〈繞〉這兩首曲子原本是一首，運用大量變拍^②，是規模相當龐大的曲子。其實這首曲子過去僅演奏過一次，那時觀眾的反應是，在演奏完畢之後沉浸在餘音中良久才給予掌聲。關於他的吉他編曲，重點不是擺在power chord而多是riff或arpeggio^③，以及破壞這些的東西上。Echo的曲子本身很少將guitar solo的部分區分開來，只能在〈感官駕馭〉、〈瞬間（Old Version）〉中聽到像solo的solo，為了運用大量破壞riff或arpeggio的東西，換個角度想可以解釋成整首曲子都在solo？老實說他的吉他編曲總是超出我所預期的好……

這次也稍稍的透露一下，最近冠文所做的兩首曲子的demo，有從他之前風格中轉型的感覺。是相當好的曲子，而且還非常有Echo味！所以我想各位樂迷可以抱很大的期待喔！

註①、③：都是音樂專有名詞，我不知道中文所以直接用英文。

註②：原文變拍子，查wiki是寫：將6拍9拍12拍混合在一起，或是指拍子頻繁的的變換。





稻田經理眼中的Echo (3)

Shipy篇

文：稻田敬一 翻譯：usamaru

如果是Echo的樂迷應該已經知道，有時在迴聲社隔壁的房間彈鋼琴，然後被春佑聽到後去誘拐過來的人物正是Shipy。Shipy從小就接受音樂教育，因此有著超群的音樂知識並且也具備充分的sense。正式玩團前是彈爵士鋼琴和木吉他，節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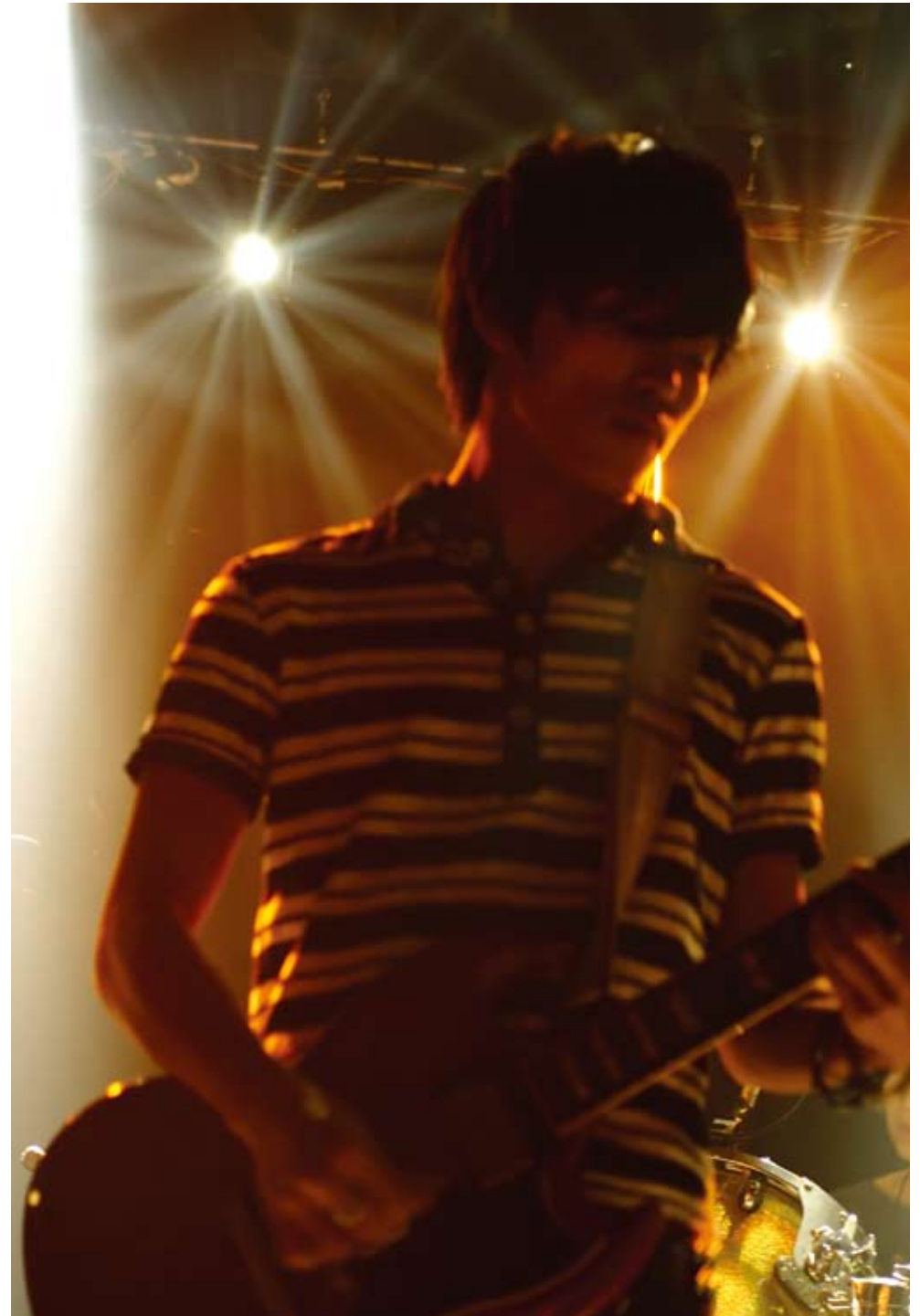
感很好，不論什麼曲子都可以立即做出回應，發揮自己的能力。該說是很習慣多人合奏^①嗎？在live當中幾乎沒有miss，即使稱他“Mr. Perfect”也不為過，像這樣擁有安定感的人，也可以給其他團員安心的感覺。嗯，如果硬是要舉個缺點來的話……投籃機的投籃?!（對不起這跟音樂一點關係都沒有！）

關於Shipy作曲的部份，大略分成從鋼琴中產生的以及從吉他中產生這兩種。前者有〈夢歌〉、〈Quite or Hit〉等，後者有〈煙硝〉、〈風車〉、〈佛陀〉等。〈煙硝〉的部分稍後再談，Shipy作曲的特徵以及共通點不光只是單向行駛的，不覺得讓人有很壯大的音階以及變奏故事性豐富的感覺嗎？我想這是因為儘管Shipy在曲子行進中使用了許多有難度的和絃，但作出了對聽者好入耳並且容易融入其中的曲子（雖然我想他自己應該沒有意識到這點……）。還有很多搞不懂是快樂的還是悲傷的中性曲子，越聽越有新的發現也是其特色之一。當然也有像〈煙硝〉這樣對Shipy來說是少數以直球來決勝負的曲子。這首〈煙硝〉是Shipy眾多曲子之中唯一使用電吉他（正式發表的）來作曲，和使用木吉他作曲的〈風車〉、〈佛陀〉展現出了不同的氣氛。也有使用吉他和電腦所作出〈Gogogo〉這樣呈現出不同色彩的作品。雖然跟本文無關，不過週末的PR（京華城裡pub的店名）說不定可以聽得到這首歌？

上個禮拜從本人那邊拿到了收錄了14首歌的demo，有符合預期的，也有超出預期的曲子，還有（以正面的語氣來講）「請問你到底要去哪裡啊」的曲子。專輯的錄音，我很期待這種「請問你到底要去哪裡啊」的曲子如何經由團員全員的手編成有Echo感的作品。

最後為了他本人的名譽請讓我再追加一句話。雖然我想從現場live表演中就可以判斷出來，Shipy的靈敏度很高，運動神經也很好……但為什麼就只有投籃……（泣）

註①：session查日文wiki是指複數以上的樂手共同演奏。





稻田經理眼中的Echo (4)

小邱篇

文：稻田敬一 翻譯：usamaru

要用一句話來形容小邱的話就是……Super salesman！！嗯～要說是哪裡Super，就連葡萄牙人跟義大利人談論到他的話題也會被打倒的感覺！我想這個各位樂迷聽過他的MC就可以理解了（笑）！事實上這位Super salesman在進入大學之前完

全沒有碰過bass，在那之後我對他學習如何彈奏時展現的強烈氣勢印象相當的深刻。不論音樂的種類，全部都要學習的態度使得他在短時間之內能夠進步神速。就這樣在學了三個月的bass之後便初次上場表演！看到這裡，有經驗的人應該都不會感到太驚訝……是的，如果只是單純彈奏的話當然不必驚訝，不過儘管是初次登台，他的表演相當的激烈，一點也看不出來是新進的狂暴。我那時對小邱是個好青年的印象瞬間改觀，變成是個有點危險^①的晚輩了。

關於當時的表演，說不上是因為熟練而作出的動作但也不是刻意的感覺……真要說哪個的話，他自然的態度讓我印象深刻……所以說不定是有點危險的晚輩（笑）。

目前在Echo當中沒有小邱的曲子。雖然他在別的樂團當中做了很多名曲，不過在加入Echo之後他將作曲的焦點轉向別的部分。首先，他必須要將歷代bass手bass line的編曲改編成自己的風格，另外相對於出道五年的Echo，他只加入了三年半，必須要加強和其他團員之間的默契。還有，小邱因為工作上時常需要海外出差，主要是到歐洲，常常一離開就是一個多月。老實說，小邱面臨這麼多的阻礙卻還是把該做的事通通都做的很好，我除了佩服還是佩服。尤其近一個月正值錄音的尖峰時期，他於公於私都沒有影響到，以極佳的效率進行著錄音。另外關於錄音工作，因為他和其他團員互相取得相同的音樂共識，所以能夠確實的做好自己份內的事。在這樣一個編曲性高的樂團中短短三年半的時間就可以達到融合也許正是他的EQ很高的證據。而能夠證明這點的，就是接下來不久將要發行的新專輯了吧……在重視「和」的bass line當中，也隨處可見「個」這樣充分展現自己的地方。

都已經寫到這樣了，但寫著的我本人只有一件事有時候會搞混。在前半段先說了是個有點危險的晚輩，在後半又變成了是個做事有效率又認真EQ很高的人……而且MC老實說其實根本都是些不著邊際的話，但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好笑。嗯～他到底是何方神聖啊？（笑）

註①：思考模式有點脫離常規，宇宙人的感覺（?!）





稻田經理眼中的Echo (5)

春佑篇

文：稻田敬一 翻譯：usamaru

兼具實力與美貌的Echo之花，說的不就是春佑了嗎？嗯，在我看來不如說是Echo的參謀長官還比較合適……喔不，應該說是像幕後頭頭一樣的存在吧（笑）。至今以來支撐著Echo運作的許多絕佳構想都是從她腦中孕育出來的。春佑不只是發

想，也很擅長加工，有許多普通的構想經過春佑之手後，翻身變得出色的例子。春佑在美國留學的時候讀的是平面設計（graphic design），對於美以及顏色的sense相當出色，僅僅是作為興趣的攝影也超出了業餘的能力許多。Echo的宣傳品（DM、海報等印刷品）是由柏蒼所創作，然後由春佑檢視後完成了初步的程序。不過，柏蒼怎麼說也是個對sense要求很高的人，所以常常兩人在爭論中讓作品更加進化。換句話說兩個人討論的越多，Echo就往更高的地方去。另外，觀察這兩人爭論可是會讓人上癮的有趣！（好像是個別有涵義的閒話～！）

九年前初次聽到她打的鼓，也許不能說是非常的厲害，但不知為何的有種被吸引住的感覺。春佑不是以技術取勝，而是感覺型的鼓手，在live中不是那種會一眼就帶給觀眾衝擊感的，而是在聽了幾首歌之後，才感覺到其後勁，是屬於內斂的類型吧。其證據就是少有鋪張的fill-in（過門），而是在曲子的各處散佈細膩美麗的hi-hat。可以在〈木雕輪盤〉、〈我將死去〉、〈地震歌〉等曲子當中清楚的聽到，不過其實我最近喜歡的是〈巴士底之日〉。這個曲子的副歌1到副歌2之間的間奏（2分24秒～2分50秒）特別值得一聽，只有在live才能聽的到，所以如果有機會來聽live的人請務必注意一下這個部分。當然其他的部分針對live也有不太一樣的編曲，自己找出不同的地方也是看live的樂趣之一吧？

我想從春佑對美的sense、以及使用著細膩的hi-hit當中，可以感覺的出來她是個對事物相當敏感的人。在live當中總是比任何人更在意樂迷的氣氛，比任何人更加留意樂迷的福利。所以在live中要是樂迷反應不好也常會影響到她的演奏狀況。不過就因為是這樣的她，反倒也有容易掌控的部分，樂迷們一起試試看「呼喚春佑」如何？！（笑）



Smoke

春佑 @ 王晚上 給鼓
團日小節 boss

給山部 demo
B-side

哥們 3 個

Go Go Go

12/

哥們 Smoke

Hit FM
WaveRadio -
radio



你說你 wanna saying
無窮的甜言蜜語
太屌了, 還要!
那到底是在幹嘛呢
當然是最 Shine 的人
那一定是新途呢

限量  
ECHO T-Shirt \$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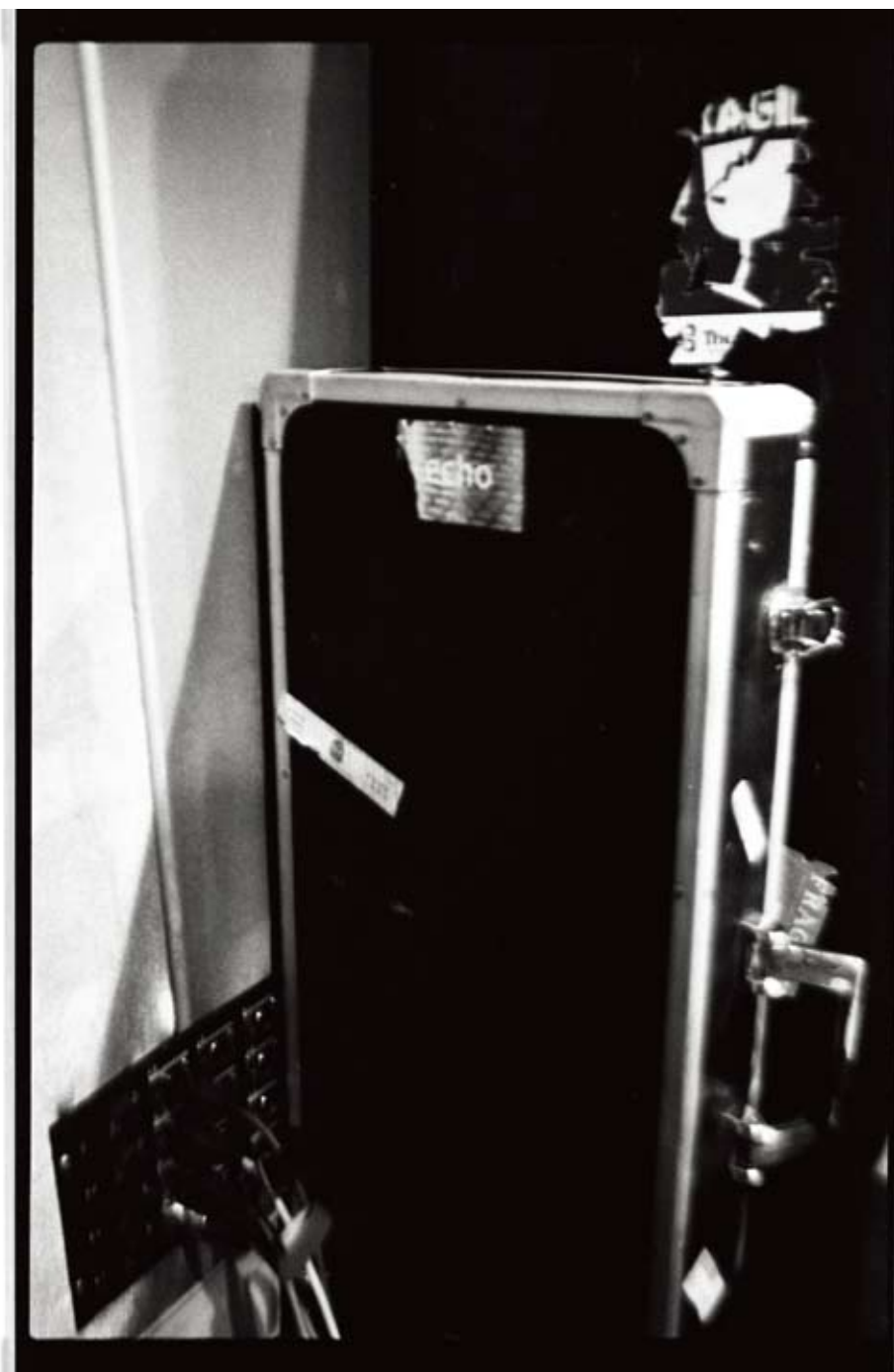
巴士底之日 \$350

威官駕馭 \$300

Born to Love
Love to Give
\$100,













“青春”
 將開這流金歲月裡
 層疊交織的意象
 那浮動的熱烈
 目而停止了奔擾



致你
 回答這無盡絕響





我覺得我太多流水帳了...
 這樣不要說不能拿甲乙
 連我自己以後都懶得看...
 所以流水帳到此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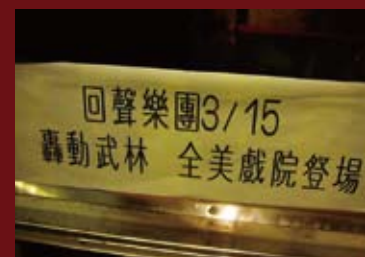


沈...
 煙...
 煙...

威...
 Shop 首頁設計事宜
 電台訂運絡
 台南信單 < 壽明 (山)
 壽 email / C



感謝你負載我的愛 就在那靜寂之間



小紅的屍骸
Brilliancy

room 335 · 近距離欣賞echo帶來的搖滾狂野夜晚
olost

YOYO~生日快樂!!!!!!
月仔

那天我們身在牢房
但在echo的音樂中
獲得自由
aiko

關於echo
...無話可說
sundance

自由之下，
禁錮之上。
JO

回聲樂團!!
轟動武林!!
corn



晚安警察先生
小馬

這張照片
讓我想起
綠

冠文
綠

回聲樂團
加油！
巧菁

小邱好開心XDD
月

傳說中的斑鳩琴！
2008.09.01
@河岸留言
阿修

俏皮的西皮和
小邱
2007.11.17
@河岸留言
亮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① 下好離手
綠

② 2008.05.17滾滾爆竹@新竹東門城
燃燒小宇宙！！
陳小草

③ 小邱@2007.11.25台灣樂團節
亮貓

④ 鐘擺二人組
2007.11.17@河岸留言
wing

⑤ 2007/9/1，巴士底巡迴#5
柏蒼與特別來賓阿凱相見歡
楊公

⑥ 誠品敦南耶誕季
刷著電吉他吶喊的主唱大人
孟

⑦ 春佑@We are one演唱會
亮貓



①



②



④



③



⑤

①

2008/4/5，巴士底巡迴#50
墾丁·叫春 三手聯彈
楊公

②

2008/4/5，巴士底巡迴#50
墾丁·叫春 冠文爆發
楊公

③

2007/12/23，巴士底巡迴#44
台北·東吳大學遊藝廣場Rose
Tour 柏蒼陷身鼓陣。
楊公

④

2007/7/14，巴士底巡迴#1
這天的set list不慎洩漏了玄機，
但當時沒能參透。
楊公

⑤

2007/12/21，巴士底巡迴#42
Merry X'mas 2007新光燦爛演唱
會，台北敦南誠品戶外廣場。
真的不是靈異照片；一切都是
活動背板惹的禍。
楊公







的可能性 我不能给你
希望数量

自由之處

簇擁著降臨的自由
那喧譁的雲朵
裝扮天空中最孩子氣的笑臉

依偎著寧靜的宇宙
那璀璨的絲綢
閃爍星空中那勝利般的焰火

音階中急促流洩快速飛躍的欣喜畫面
這是美麗的世界
請你填補我那心中預備的空缺

波送著湛藍的希望
那慈祥的海洋
懷抱地平線最多面性的試驗

擺盪著雀躍的步伐
那都市的群像
妝點街頭中那盛開般的熱烈

音階中急促流洩快速飛躍的欣喜畫面
這是美麗的世界
請你填補我那的空缺

當曙光照亮了黑暗
讓自由輕拂我的臉
當信仰消融了遺憾
讓希望喚醒這世界

晚安·巴士底

文字：吳柏蒼、稻田敬一、慕春佑
攝影：藍祺聖、林伯勛、林以潔、歌迷朋友
封面：藍祺聖
美術：陳品方
日文翻譯：usamaru

自由之處

詞曲：吳柏蒼／吳新逸
製作：吳柏蒼
混音、母帶後期處理：吳柏蒼@Monster Studio

感謝一年來所有一路相隨的朋友
特別感謝：秀導

© P 2008 回聲樂團

All rights of the producer and of the owner of the recorded work reserved. Unauthorised copying, hiring, renting, public performance and broadcasting of this record prohibited.



晚安，巴士底，明天我要去看場電影、吹吹風，和朋友打個球、喝杯酒，對自己好一點，聊一些不正經的事，跳跳舞、流流汗，吃頓大餐，躺在草地上曬太陽，天空那麼大，我想出去走走，散散步，在河堤邊騎腳踏車，一路騎到淡水去，喝杯咖啡，再去看看場表演，我想一個禮拜都不用打開電腦，不用收電子郵件和簡訊，手機就讓它沒電，這樣我就可以和陌生人談天。晚安，原子少年，這裡就交給你守衛，明天我想去旅行，不會一去不回，只是想透透氣，這裡承載太多所謂夢想的東西，我現在不想搞那麼偉大的事，我只想出去玩，我想要自由，我想要聽起來不偉大的事，我想要有一天起來，不用再聽見別人跟我說加油，沒什麼好加油的。晚安，巴士底，明天我要去自由的地方，在那裡我會有個好夢，祝你也有個好夢。